

战国风云争霸天下舍我其谁
荡气回肠千生万死爱恨维之

华月传

伍

蒋胜男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华月传

伍

蒋胜男 著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半月传 伍 / 蒋胜男著.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5.11

ISBN 978-7-5339-4303-5

I. ①半… II. ①蒋…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 235207 号

责任编辑 徐 莺 徐 旻

封面题字 任 平

封面绘图 陈柏言

装帧设计 嫁衣工舍

责任校对 许龙桃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半月传 伍

蒋胜男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980毫米 1/16

字数 325千字

印张 20.5

插页 2

版次 2015年11月第1版 2015年11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303-5

定价 37.80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前言

新华网西安6月13日电:2009年6月13日,秦兵马俑一号坑第三次考古发掘如期进行。这是其沉寂二十多年后迎来的第三次考古发掘。秦兵马俑一号坑是一个东西向的长方形坑,长230米,宽62米,坑东西两端有长廊,南北两侧各有一边廊,中间为九条东西向过洞,过洞之间以夯土墙间隔,估计一号坑内埋有约6000个真人真马大小的陶俑。

此前,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秦俑考古队在1978年到1984年间,对兵马俑一号坑进行了正式发掘,出土陶俑1087件。其后,考古队于1985年对一号坑展开了第二次考古发掘,但是限于当时技术设备不完善等原因,发掘工作只进行了一年。

据资料显示,1974年兵马俑出土不久,因其军阵庞大,考古专家推断:“秦俑坑当为秦始皇陵建筑的一部分。”此后,各家就以此为定论。

但是不久之后,学界就有人提出异议,认为这种先入为主的印象并不准确,而秦俑真正的主人,更有可能是秦始皇的高祖母,史称宣太后的芈氏。芈氏是秦惠文王的姬妾,当时封号为“八子”,所以又被称为“芈八子”。

后来,在出土的秦俑中发现了一个奇异的字,刚开始学界认为是个粗体的“脾”字,后来的研究证明,另外半边实为“芈”字古写,所以这个字实则两个字,即“芈月”。据学界猜测,这很可能即芈八子的名字。

半月传伍 目录 01



第九十五章	第九十四章	第九十三章	第九十二章	第九十一章	第九十章	第八十九章	第八十八章	第八十七章	第八十六章	第八十五章	第八十四章
阴谋施	苏秦至	西市居	莒姬死	牛马横	疯妇人	燕王母	国相妾	魑魅行	蓟城寒	别咸阳	追遗诏
153	140	126	112	098	085	072	058	045	033	017	002

半月传伍 目录

02



第九十六章	劫西狱	164
第九十七章	山中夜	178
第九十八章	破樊篱	191
第九十九章	风云变	203
第一〇〇章	举周鼎	216
第一〇一章	归去来	229
第一〇二章	远客至	240
第一〇三章	归秦路	252
第一〇四章	入咸阳	271
第一〇五章	穷尽处	286
第一〇六章	太后始	308

第五卷



燕燕于飞

燕燕于飞，差池其羽。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诗经·召南·燕燕》



第八十四章 追遗诏

公元前311年，秦王驷去世，谥号为秦惠文王。秦惠文王死后，由太子荡继位为王。

举国皆丧。

王后芈姝成了母后，依惠文王之谥，被称为惠后。而她刚刚成为母后遇上的第一件事，就令得她的神经高度紧张。

“你说什么？”芈姝的眼神如同刀锋，要将眼前的人割成碎片，“遗诏？什么遗诏？”

跪在她面前的，便是昔年秦惠文王身边的内侍缪乙，他早于先王重病之时投机下注，来到了当年的王后、如今的惠后身边。现在，更是在她成为母后之时，前来通报这个重要的消息。

“是，先王重病的时候，奴才在一边侍奉，看到先王临终前，曾拿着一道遗诏在看。奴才偷眼扫了一下……”说到这里，缪乙故作神秘地停了停。

芈姝却并不欣赏他的故弄玄虚，冷笑一声道：“什么内容？”

缪乙声音压得极低，几不可闻：“奴才不曾看到……”

芈姝这数日又忙又累，早失去了耐性，听他吞吞吐吐，暴躁地道：“不曾看到，你说个屁！”

缪乙横了横心，低声道：“惠后难道不怀疑吗？先王临终前，曾经有过怎

么样的心思？虽然如今先王已去，但若留着这遗诏在，奴才怕，会对当今大王不利……”

话音未落，却忽然觉得前面一样东西袭来，他忙将身子偏了偏，一件金属之物划着他的额头而过，坠落于地。

原来是半妹陡然暴怒，顺手拿起一根银簪就掷了过去。幸而缪乙躲了一下，可仍有一行鲜血流了下来。

缪乙吓得伏地不敢作声，耳听得半妹气极之声：“一派胡言！你当大王是什么样的人？大王心如铁石，岂可轻转？他既传位荡儿，又留遗诏？哈，他是要制造国乱吗？根本就是你这等贱奴，邀图富贵，胡编诏谕，企图制造宫乱。你是想死吗？”她的声音极为尖厉，但又克制压低，更显刺耳如枭声。

缪乙也不敢擦拭，直挺挺地道：“奴才敢以性命担保，绝无虚言。”

半妹的脸色更是难看：“那这遗诏现在何处？”

缪乙却不敢说了。他当日服侍秦惠文王，见其正拿着这道遗诏发怔，就悄悄瞥了一眼，随即低头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秦惠文王死后，他亦细细找过，却找不到这道遗诏所在。他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决定告诉半妹。他如今已经上了这条船，自然不能看着船翻了，教自己没个好下场。当下只道：“奴才不知。”

半妹自牙齿缝中阴森森透出一句话来：“给我挖地三尺地找，务必要找到！”

缪乙连忙领命：“是。”

半妹看了缪乙片刻，忽然又问道：“你说，大监可知此事？”

缪乙一凛，他心中亦存怀疑。缪监久在先王身边，尤其是临终之时，简直是寸步不离，无事可以瞒得过他。他当日虽匆匆一眼，但也看出那遗诏上字句工整，先王病重之时身体衰弱，他亲自服侍过他写了几字，都是字迹微颤，恐怕写不得这么工整。若不是早就写好，那便是有人代笔。不管哪一种可能，缪监都不可能不知道。

他看到那遗诏时是在先王临终前两天，那么最终这遗诏是在谁手里？这两天见过先王的人，屈指可数，而最有可能知道此事的，便是缪监了。

他知道半妹提到此事的用意，忙磕头道：“奴才明白惠后的意思，必会完成惠后的心愿。”

半妹点了点头，冷冷道：“缪监服侍了大王一辈子，如今大王去了，他也

应该好好歇息去啦！”

缪乙心头一寒，忙应声道：“奴才明白。”

王者之丧，举国皆缟素。

缪监站在宫殿一角，看着人来人往，人人为先王致哀，可是又有几人的悲哀是真正发自心底的呢？

他只觉得累，累得骨髓里都渗出深深的倦意来，累得几乎要站不住。

当年追随先王之时，在战场上几天几夜不眠不休都没事。主子奋战沙场，他亦要跟在他的马后冲锋；主子战场归来卸甲休息，他还要服侍得对方亭亭当当。不管怎么样的强度，他都从来没有累过。

是这生存的本能，已经刻在他的骨子里了。他的存在价值，就是服侍先王、依附先王，为先王做一切他想到的，或者没想到的事情。可是先王不在了，他的存在价值亦已失去。如今，也应该是他告别这个宫殿的时候啦。

他忙碌地处理着各种事务，看上去一切如常，可是他的灵魂却似游离在这个宫殿外，而飘浮在空中。曾经，这宫里发生的一切事，他都要掌握。可如今这宫中的任何事，都已经与他无关了。

他机械地处理着事务，脑子却空空荡荡的，不觉夜色降临。他摆了摆手，同身边的小内侍道：“剩下的事，都交由缪乙吧。”说罢，由小内侍扶着，慢慢地走回了自己的房间。

缪乙见缪监从殿内退出，忙停下手头事务，不去要一下难得的威风，反而殷勤地跟在缪监的身后，一直扶着他回了房间，又恭敬地给他宽衣脱帽，飞跑着打水给他洗脸，又亲自端了水来奉上，连声道：“阿耶辛苦。阿耶喝碗解暑茶。如今这宫中当真事事离不开阿耶，阿耶也多多加保重。”

缪监亦知他早已抱上了惠后的大腿，也早知道新君上位，似自己这样的老奴才自当退下了，因此除了给先王送殡之事处处留心，不假手于人，此外一切宫中事务皆撒手给了缪乙。

他素日冷眼，知道缪乙势利，如今见其初初得势，并不急着争权，反而对自己更殷勤三分，心中也感满意。他接了茶来，只喝了几口，长吁了一口气，道：“你也坐吧。我也是替先王干完这最后一件差事，就要告老啦。我也不挡人前程，以后这宫中，也应该是你们的天下了。”

缪乙便将小内侍们都赶了出去，亲自替缪监捶背，笑道：“阿耶说哪里话

来？这宫里头没有您坐镇，可怎么得了。”

缪监摆摆手，叹道：“时移势易。一个奴才，这辈子最多只能侍奉一个真正的主子，多了，就里外不是人了。大王，唉，现在应该说是先王，先王驾崩了，我的余生，也只求能给先王守陵终老罢了。一个老奴才，该退的时候，就应该退得有眼色。”

缪乙眼珠子一转，试探着问：“阿耶，先王的暗卫，如今您打算让谁来接手啊……”

缪监正欲喝茶，忽然顿住，看了缪乙一眼，眼神凌厉。缪乙顿时息了声音。

缪监叹了一口气，道：“这不是你应该过问的。”

缪乙却记得，当日缪监控制那些暗卫，是出示一面刻有玄鸟的令牌，当下又问：“阿耶，那面刻有玄鸟的令牌，您打算交给谁？”

缪监看了缪乙一眼：“我是要退下来了，但这大监的位置如今未定。你是觉得必然是你的，所以我从前掌握的一切，都要交给你，对吗？”

缪乙呵呵赔笑，显出讨好的神情来。缪监虽然心中恼怒，但见他如此，倒也心软了，想着他既然认为自己当接掌后宫事务，有些心急也是情有可原。只可惜，嫩了点儿啊，什么事都写在脸上了，却是做不得这后宫的镇山太岁。他只得叹了口气道：“那些暗卫自有人管，你就不必问了。如今这东西就算给了你，你也还太浅薄，掌不得它。”

缪乙脸色变了变，强忍怨意，又笑问道：“阿耶，我听说先王曾经留下一道遗诏，您老可知……”

缪监闻言大惊，站起来就伸手重重地扇了缪乙一个耳光，厉声道：“你好的胆子，这种话，是你该问的吗？”

缪乙半边脸顿时被扇肿了。他不想缪监这脸竟然说变就变，不由得恼羞成怒，当下背也不弓了，神情也狰狞了起来：“阿耶，您自己也说过时移势易，您老以为，如今还是先王的时候吗？”

缪监见他如此，心头大怒，就打算唤人，不料一提气，只觉得肚中如同刀绞。他按住了腹部，深吸一口气，额头尽是冷汗，自知有异，却强撑着气势冷笑道：“呵呵，不想你居然有这样的胆子，敢对我下手。小人得志，能有几时？你以为就凭你，能坐得稳宦者令这把椅子吗？”

见已经撕破了脸，缪乙冷笑道：“只要阿耶把玄鸟令交给我，我就能坐得

稳。阿耶您辛苦了一辈子，若能陪葬惠陵，那是何等风光？若是尸骨无存，野狼啃咬，那又是何等凄惨？”他知道缪监心志刚毅，以生死相挟，未必有用。两人此刻已经撕破了脸，缪监若是不死，只消喘过一口气来，便是他缪乙死了。倒是宦官因受了宫刑，会格外重视死后之事，因此只是以陪葬惠陵和抛尸荒郊相威胁。

缪监漠然道：“人死若有灵，皮囊在哪儿，先王都是看得到的。人死若无灵，何必为一皮囊而屈膝？”缪乙听了此言一怔，方欲说话，缪监已经冷笑道：“玄鸟令是先王所赐，暗卫只忠于先王，岂能是你这种下贱之奴可以利用来做登天之阶的？我没资格执掌，你更不配。”

缪乙方欲说话，忽然觉得一股子腥热之气扑面而来，缪乙大惊，扑倒在地，便觉得后背也尽是一片腥热之气。他抹了抹脸，抬起头来，便见缪监满身是血，已经倒了下来。

仔细看去，却见缪监心口插着一把短剑，原来他自知毒发，不愿意受缪乙折辱，便自决而死。

缪乙大急，拎起他的前襟吼道：“玄鸟令在哪儿？遗诏在哪儿？！”然而缪监脸上带着一丝轻蔑的笑容，早已经气绝毙命。缪乙气急败坏地将缪监推下榻去，亲自动手，将缪监房中搜了个底朝天，却什么都未找着。

无奈之下，他亲自跑到承明殿，将其他侍候之人都赶了出去，自己满头大汗，疯狂地在室中搜寻着，将整个寝殿翻了个底朝天，却终是一无所获。

正在焦急之时，半妹却派人传唤，问他究竟有没有找到遗诏。缪乙无奈，只得如实相告。

半妹眉头挑起，神情已经变得凌厉。缪乙暗叫不妙，不敢惹起她的怒火，不免只得自己另想招数，忙道：“惠后莫恼，奴才倒有个主意。”

半妹冷哼一声：“什么主意？”

缪乙眼珠直转，道：“惠后，在这数千宫阙中，找一道小小的遗诏不容易，可是……”他顿了顿，最终还是狠了狠心道：“可若是承诏的人不在了，这遗诏还有用吗？”

半妹原本不耐烦地轻击着几案，等他说完这句话以后手忽然停住了，一动不动。

缪乙伏在地上，心惊胆战地听着半妹动静，虽然只是一时半刻的时光，于他来说，却是漫长难熬，汗透重衣。

“哈哈……”半妹忽然狂笑起来，笑到眼泪都出来了，“不错，不错，我竟是魔障了，如今我还要顾忌这些做什么！是了，是啊，你说得很是啊。”说到最后，声转凌厉，“缪乙！”

缪乙心头一凛，忙应声侍立，就听得半妹阴森森地道：“既然你提了此事，那我便把此事交给你了……”

薛荔身着素衣，提着食盒，走入常宁殿。

此时门口已经是守卫森严，自秦惠文王驾崩以后，后宫妃嫔，皆被看管起来。侍女们便是依例去提食水，也要被重重检查。

守卫查过食盒以后，薛荔方走了进来，心中暗咒，每次这么一来一去，食物便变得半温不凉，实难下咽。更何况半八子因先王之丧，心情抑郁，这几日的食物送来，都是几乎没怎么动就撤下去了。

薛荔走进室内，却见半月身着单衣，站在窗口，看着外面。

薛荔走到半月身边，拉起半月的手，吃了一惊：“季半，您的手好凉，莫非您一直站在这儿？”

半月神情茫然地看着窗外，喃喃道：“这窗外一片白茫茫的，就像冬天的雪一样，让我觉得冷。”薛荔忙取了外袍来给她披上，却听半月又道：“我感觉时光停住了。父王去世的时候，也是这样白茫茫的一片，冷得叫人似乎永远没办法再暖和起来了……”

薛荔只觉得心头发寒，强抑不安，忙劝道：“先王是在冬天驾崩的啊。如今还是夏天呢……”却见半月摇晃了一下身子，她吓坏了，“季半，您别吓我……”

半月听得薛荔惊叫，反倒回过心神来，她转头看着薛荔，笑了笑道：“你放心，我没这么容易倒下去。”

薛荔劝道：“季半，大王已去，虽是举国同哀，可您还有小公子呢，为了他，您也要保重自己啊。”

半月心中一凛，问道：“子稷呢，你可打听到他在哪儿？”她在这宫中困了数日，都不曾见过儿子，如今诸公子都被聚在一起，与生母隔离了。

薛荔见她忧心，道：“公子稷在灵前呢，和其他的公子在一起守灵。季半您放心，太子在大王面前立过誓言，公子稷一定会无事的。”

半月苦笑：“是，明面上他无事，可是背地里各种手段，甚至都不用太子

动手，就会有一干会讨好的小人自行动手。子稷，他终究才十岁……”

薛荔见她忧伤，忙劝道：“季半，我怕惠后不会放过您，咱们应该早做准备……”

半月点点头，方欲说话，却听得外面守卫殷勤招呼：“参见大监。”

薛荔喜道：“是大监来了吗？”便站起来转身欲迎上去，不料掀开帘子，却见缪乙身着宦者令的服饰，一脸阴冷地走过来。

薛荔大惊，扔下帘子退到半月身边，压低了声音道：“不是大监，是缪乙。”

半月点了点头，叹道：“如今惠后得势，大监如何还能够安居原位。”

便此时，小内侍掀起帘子，缪乙迈步而入，朝着半月施一礼，道：“半八子，惠后有请。”

半月点点头：“容我更衣。”

薛荔便服侍着半月换上素色外袍，插上几支素色首饰，随她一起走了出去。

半月走在宫巷中，缪乙带着数名内侍紧随其后，长长的影子笼罩着半条宫巷，几个迎面走来的宫女吓得缩在一边。

进了椒房殿，半月抬眼去看，半姝穿着青翟衣端坐在上首，神情中既有得意，也有仇视和兴奋。

半月走进来，神情自若地行了一礼：“参见惠后。”

半姝看着半月，却没有发现自己意料中的惊惶和害怕，甚至连愤怒也没有，鼓足了的气焰有些无处发泄，冷笑一声：“半八子，你倒很镇定。”

半月却淡淡地笑了一笑，答非所问地道：“先王龙驭宾天，万物同悲，惠后也请节哀。宫中内外，还须仰仗您主持大局呢！”

半姝像是一拳打了个空，说不出的憋闷，忍不住爆发出来：“你装什么蒜！当日你借假下毒之事陷害于我，勾结朝臣逼宫，图谋废嫡立庶。哼，可惜老天有眼，如今坐在王位上的，仍然还是我儿，我仍然是母后。你阴谋失败，夫复何言？”

半月淡淡地道：“惠后，当日被下毒的是我儿，我原也是受害人。我一个媵女，如何能够勾结朝臣逼宫？更不要说图谋废嫡立庶。若是我有这样的本事，今日又何必站在这里！”她抬起头来，看向半姝，不知何时起，这个高唐台上无忧公主的面相，变得满是刻薄怨恨，不禁轻叹道：“阿姊，今天就算我最后再称您一声阿姊。你我姊妹竟走到这一步，实是令人可叹可惜。”

半姝看着半月，满心怨念，忍不住要发作出来，怒道：“那还不是因为你……”是你，先弃了姐妹情义；是你，先背叛了我；是你，逼得我走到今日这一步。

半月看着半姝，对她的所思所想清清楚楚，可是到了现在，同她又有什么可说的？半姝永远是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并要求别人按照她的想法行事，否则，就是背叛。可是如今她手握生杀大权，若想保全自己，保全赢稷，便必须要想办法化解半姝的怨念敌意，虽然明知十分艰难，却是不得不为，当下便道：“阿姊，我知道你我之间发生太多事情，已经解释不清。可您仔细想想，我若有谋嫡之心，又何必向您进言，为诸公子求封，为子稷求封，为大王登上太子位而铺路？朝中本来就有一股势力，反对你我这些楚女和楚女所生的公子。先王留我在身边，是为您做挡箭牌，所以我更招人怨谤，总有小人到您面前中伤离间。大王封太子时，我也曾为了避嫌，自请离宫。一个人是否无辜，阿姊也当听其言观其行，而不是听信别人的挑拨离间。阿姊，真正遇上事情时，谁是帮您的人，谁是害您的人，您这些年难道还看不透吗？”

半姝脸色变幻不定，似有所动，又将信将疑。她站起来，来回走动，好一会儿才停下来，似乎已经有了决定。她打开几案上的木匣，拿出一封诏书展示给半月看：“你可知这是什么？”

半月心头一动，暗忖这莫非就是秦惠文王当年曾经许她的册封赢稷为蜀侯的诏书？面上却不动声色，只摇了摇头：“我不知道。”

半姝冷笑道：“这是先王留下的遗诏，封你儿子为栿阳君，封在雍地……”

半月失声：“栿阳君？”

半姝凌厉地看半月一眼：“怎么，不满意？”

半月摇头，勉强道：“我记得先王当日似乎说……”

半姝立刻紧张起来：“说什么？”

半月苦笑，摇头：“如今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先王曾经与我说，要封子稷为蜀侯！”

半姝听了此言，不知道是松了一口气，还是大失所望。她本以为，可以借此事问半月是否知道遗诏，如今一听，却是连这个册封都不如。她心中不免失望，却仍然笑道：“雍地本是我大秦故地，如今连祖庙都还在那儿，可是诸公子中最好的封地。而且，诏书上还允许他奉母就封。半八子，你若真的

无争，那这应该是你一心盼望的归处……”

半月听得出她似乎别有含意，却故作不懂，只道：“臣妾多谢先王，多谢惠后。”

半妹冷笑一声，待要将诏书递与半月，见半月伸手来接，她手一转，却将诏书举到了烛火边，火苗忽然蹿起，熏黑了一角诏书。

半月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叫，半妹却又将诏书移开了。

半月已经知道今日必有意外事端，只盯了诏书一眼，便抬头问道：“惠后这是什么意思？”

半妹阴沉着脸，问道：“我来问你，先王可有遗诏给你，藏在哪儿？”

半月突然间听到此言，只觉得耳边一声惊雷响起。她猛地抬头，眼中亮光一闪，随即掩去。此时此刻，她的心里比半妹更焦急更狂乱，却不能表现出来，只垂下眼帘，淡淡道：“先王有什么遗诏，惠后能告诉臣妾吗？”此刻她已经明白，半妹为什么会召她过来了。她本以为，对方只是怀恨先王在临终之前几次变更心意，迁怒于她，因此来的时候，就怀了如何化解半妹心结的想法。可是没有想到，真正要命的不是这件事，而是先王的遗诏。

那一刻心头各种思绪飞来，有怨恨，亦有惊喜，更有复杂难言的矛盾。他一生英明果断，临终前却这么犹豫反复，不懂抉择和放弃。如果说头一次是感动，第二次是怨恨，那到了第三次她便是无奈和厌倦了。他抉择犹豫，优柔寡断，满足了自己临终时的情感需求，但为他的反复无常而承担痛苦的，却是半妹和半月。他若能早早定下储位，半妹不会恨她至此；他若能早早罢手，她有太多机会可以逃离险境。可他的犹豫反复，却令她和赢稷如今身陷险境，承受着半妹的怨恨和杀意。

不，她必须想出办法，在这个节点上，让自己和孩子活下来！她既然没有死在楚宫，没有死在义渠，没有死在过去的数次阴谋陷害之下，那么，她便不会死在这一刻。

半妹不想半月反应如此平淡，脸色变了又变，又怒声质问：“你敢说，你不知道？”

半月忽然抬头，神情激动：“先王当真有遗诏吗？在哪儿？写的是什么？”

半妹见她神情，心头也是一沉，问道：“你当真不知？”

半月听得她的声音又尖厉又凶狠，心知有异，但此事她一无所知。她有

心探问究竟，又想打消对方的杀意，便道：“此事惠后是怎么知道的？告诉惠后的这个人，可信否？这遗诏中究竟写了什么？如今又在谁的手中？”

半姝怔了一怔，缪乙此人，当真可信否？这遗诏他只是匆匆一瞥，未知内容。到底遗诏是不是给半八子或者公子稷的？她将信将疑，死死地盯着半月，试图从她的表情中看出端倪：“你当真不知？”

半月强抑心头乱跳，只看着半姝，道：“我真不知道惠后说的这个遗诏在哪儿。试想，先王若是真有遗诏给我，我又何必藏着掖着？若真有这遗诏，先王又何必封子稷为械阳君？”

半姝冷笑一声，却又将诏书移到了火上。

半月惊叫一声道：“惠后——”差点就要跃起，却见两名宫女挡在了她的面前。半月袖内双手紧握，跪伏在地，看着火苗离诏书只有一线之距。

半姝却带着猫戏老鼠式的兴奋，一边盯着半月，一边拿着诏书在烛火上抖动着，只待半月开口。

半月看着半姝的脸色，忽然明白了，道：“其实惠后根本没打算让我拿到这封诏书，对吗？”

半姝冷笑一声，直接把诏书点着了火，扔到半月面前的地上，让她眼睁睁地看着诏书化为灰烬，狞笑道：“不错，我根本没打算让你们这么舒舒服服地就封！媵的女儿就是媵，生生世世都是媵，这是你们生就的命运。从前我少不更事，居然还怜惜你们，觉得母后做得过了。如今自己坐上这个位子，我才明白，王后真的不好做，原来忍耐了这么多年以后，终于可以不再忍耐，会这般舒畅开心……”

她越说越是兴奋。刚开始的时候她还想，她要问出遗诏在哪儿。在半月反问之后，她还想，也许真的没有这道遗诏呢。她拿着诏书，本来就是想威胁一下半月的，可是把诏书凑到火烛边的时候，她听到了半月的惊呼，看到了半月焦灼的表情，忽然升起一股不可抑止的兴奋之情。她想烧了这诏书，烧了半月的希望，烧了这个女人当年的无礼和傲慢。她要让眼前的这个女人，陷入痛苦，陷入绝望。她要让眼前的人知道，现在掌握生杀大权的是她，而对方，最终只能跪在地上，绝望无助地哭泣和求饶！

这种兴奋，这种冲动，甚至超过了她追索遗诏的欲望，超过了她追索真相的欲望。此时此刻，她才是掌控一切的人，她何必再有顾忌，何必再压抑自己呢？